



戏剧表演艺术集锦

中国戏剧家协会宁夏分会 编
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

戏剧表演艺术集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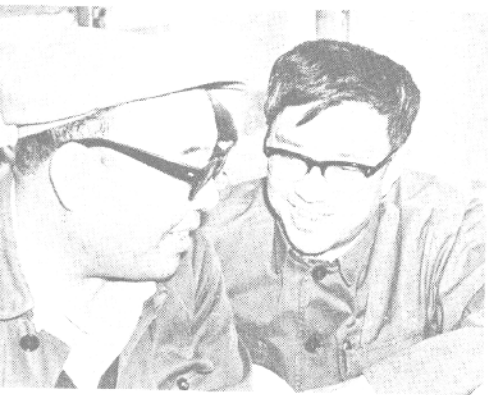
1 关肃霜同志与殷元和同志亲切交谈



3、关肃霜在《战洪州》中饰穆桂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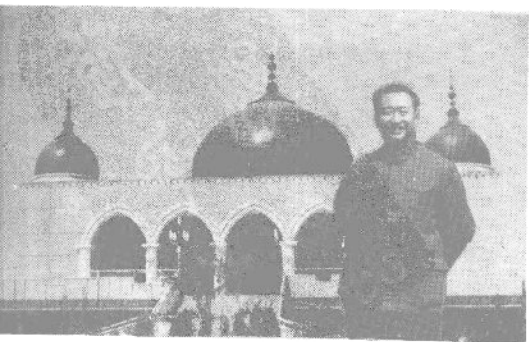
2、关肃霜同志鼓励宁夏京剧团青年演员刻苦学艺



1、电影导演谢晋与作家李准
在宁夏



2、葛文晔老师在
给宁夏话剧团演员说戏



3、冉杰同志在银川

1、殷元和在《嫁妹》中饰钟馗



2、殷元和在《醉打山门》中饰鲁智深



1、苏盛琴老师在戏曲表演学习班结业座谈会上发言



2、苏盛琴老师在讲旦角表演



3、盖玉亭老师在讲课

1、丁醒民
同志在讲课



2、丁醒民在《辕
门斩子》中饰杨延昭





1、俞鉴同志在讲课



2、俞鉴在《乾元山》中饰哪吒



3、李蓉芳同志在讲课

4、李蓉芳在《霸王别姬》中饰虞姬



1、郭金光同志在《三岔口》中饰刘利华



2、郭金光同志在给学员做示范动作



3、田文玉同志在讲课



4、田文玉在《罢宴》中饰刘妈妈



1、夏玉琨同志在做示范动作



2、夏玉琨在《武大郎之死》中饰西门庆



3、李再玲同志在讲课



4、李再玲在《救救她》中饰方媛

目

录

祝贺《集锦》问世(代序)·····	石 天(1)
艺海无边·····	关肃霜(2)
敢想敢干 百折不挠·····	谢 晋(16)
必须努力提高表演艺术质量·····	冉 杰(41)
努力提高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能力·····	冉 杰(63)
从自我出发·····	冉 杰(86)
《白卷先生》排演回顾及其他·····	葛文骅(112)
内心独白——演员创造角色的动力·····	葛文骅(126)
情感与舞台情感·····	葛文骅(140)
演员的基本功与舞台表演·····	殷元和(159)
谈秦腔须生和老生的表演·····	丁醒民(167)
我和“老爷戏” ——兼谈《古城会》的表演·····	盖玉亭(181)
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·····	苏盛琴(192)
浅谈京剧武生艺术·····	俞 莹(205)
花旦戏及其表演·····	李蓉芳(224)
老旦表演艺术·····	田文玉(232)
功夫是练出来的·····	郭金光(242)
略谈越剧小生表演技巧·····	夏玉琨(249)
话剧表演杂谈·····	李再玲(260)
插页摄影·····	管新民 孙九伦
插页设计·····	贝瑛仁 任振江 孟嗣徽
封面设计·····	高汝法
封面题字·····	胡介文

祝贺《集锦》问世（代序）

石 天

一九八一年三月，剧协宁夏分会、文化局创研室联合举办了为期二十天的戏剧表演讲习班。约请京剧、秦腔、越剧、话剧等方面的十位老教师、名演员，轮流执教。此后，又邀请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、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及中央戏剧学院冉杰、葛文骅教授先后为戏剧界讲学，深受欢迎。为此，对这些名家、老教师和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们尽心讲授、甘当“人梯”的精神，致以衷心地感谢。同时对剧协、创研室主持操办的同志们也致以由衷的谢意。

把这些讲课记录，整理成篇，汇编付梓，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它不仅为剧坛增添了精神财富，而且也发掘和保存了许多戏剧表演艺术的珍贵材料。希望今后还会有第二册、第三册继续问世。中国戏曲流传了若干世纪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，凡是能传到今天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种、剧目，都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，我们只能按照“推陈出新”“古为今用”、取精华、去糟粕的原则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继承并整理戏曲遗产，对待戏曲遗产。而这个《集锦》可贵之处，正是邀请的讲授者，本身都是戏曲表演实践经验丰富而又多年从事戏曲研究改革的老将，他们的经验，正为中青年戏曲工作者所迫切需要。因此，应为《集锦》的问世祝贺！

由于讲授者为时间所限，往往不能尽意，许多即席表演示范的神韵，也很难用文字转述。因之，不足或错误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使今后再进行这一工作时，能够得到改进，再提高一步。



艺海无边

关肃霜

编者按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，一九八一年四月下旬，率云南省京剧院一团来宁夏演出。宁夏文化局、剧协宁夏分会根据戏剧界同志的热切愿望，于五月七日特邀肃霜同志抽暇讲学。

关肃霜同志出身京剧世家，家学渊源，自幼熏陶，酷爱京剧艺术。早年勤学苦练、坚持不懈，受业于江南名武生王英武、名花旦戴绮霞夫妇门下，若龄登台即露神采，后经老前辈京剧教师樊富顺、苏盛琴指正，技艺更臻佳境。唱、做、念、打，功力深厚，戏路宽广，文武不挡，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又悉心于人物塑造，精雕细琢，在舞台上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动人形象。肃霜同志虚心好学，博采众长，勇于创新，长期的艺术实践，逐渐形成了豪迈洒脱、细腻精巧、活泼爽朗、幽默风趣的独特艺术风格，驰誉中外，为广大观众所热爱。

关肃霜同志这次为宁夏戏剧界讲学，概述数十年从艺体验，热情、亲切、非常感人。我们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此稿，供更多的同志参阅。

同志们！剧协宁夏分会和自治区文化局要我来为大家讲京剧表演艺术课，实在愧不敢当。我有机会和同志们在一起对京剧艺术进行探讨交流，感到非常高兴。（热烈鼓掌）

我们云南省京剧院一团一行二十人从昆明到银川，从大西南到大西北与宁夏京剧团进行联合演出，这是我们进行艺术交流，取长补短的一个难得的互相学习机会。宁夏地处黄河之滨，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。过去虽未来过，

但听说过。西北地区的秦腔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之一，解放后，秦腔发展很快，出现了不少优秀剧目，秦腔在宁夏一带十分兴旺，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。这次我们有幸在宁夏自治区文化局的安排下，观看了区秦腔剧团青年演员的演出，使我们大开眼界，获益不浅。在京剧方面也进行过交流，去年十一月，宁夏京剧团去成都、贵阳一带演出，在昆明逗留时间不长，演出了十几场，受到我们云南省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赞扬。他们的演出阵容和严谨的演出作风以及艺术成就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从该团老一代和青年演员身上看到了宁夏戏剧事业的兴旺和发展。

我们来到宁夏后，从5月25日开始已经演了十场戏。在这期间，得到了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和区文化局、剧协宁夏分会、剧团、红旗剧院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，为我们的演出创造了有利条件，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剧院向同志们表示感谢！（鼓掌）

我是一个京剧演员，是一个西南边疆的京剧演员，我只善于演演戏，不善于演讲，更不敢谈什么艺术经验。现在架势摆起来了，这真比让我唱一出戏还难，但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，这也是对我的鼓励 and 希望。我虽然热爱京剧艺术，但对自己的舞台实践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并没认真地作过总结。我只能把我在艺术实践中的一些感受，向同志作一次汇报，如有不妥的地方，请同志们指教。

我热爱京剧表演艺术

一九二八年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艺人家庭里。我的父亲是位比较出色的京剧司鼓，那时也叫“打鼓佬”。他年轻的时候原来是学梆子花脸的，嗓子倒仓后改习司鼓。除了司鼓外，还能吹、打、弹、拉。父亲在空闲的时候，也经常教我演上几段，我也就

“披挂”起来摹拟剧中人物的身段和腔调。父亲虽然发现了我对京剧艺术的爱好，但并不想让我学这一行。这是由于他切身体验到，在旧社会一个戏曲艺人能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，何况是一个女孩子。父亲还是让我好好上学，长大了再选择其它的行业。可我呢，由于热爱京剧成癖，已经迷上京剧了。只要是看戏，精神百倍；要是让我读书，立即糊涂，头也疼了。那时我很爱逃学，几乎是上一天逃半天，是个丑学生。日本侵占汉口的时候，我们家搬进了武汉市民众乐园（前名“新市场”），很象上海大世界。新市场里包罗万象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，剧场集中，剧种繁多。有京剧、汉剧、楚剧、越剧、大鼓书、杂技、通俗话剧、评剧、电影、歌舞等等。除了京剧外，其它艺术形式我也都爱看。出了家门就进剧场门，几乎是一天到晚看戏。由于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并且处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气氛中，使我对京剧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。

日本侵略军占领汉口时期，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，艺人更不例外。当时我们全家七、八口人，全靠我父亲一人负担，他只能一天到晚在外面奔波。他在新市场大舞台是个场面头儿（乐队总管），除了靠这个临时工作维持一部分生活外，还得经常在家教教“票友”（即京剧业余爱好者，俗称“票友”），要是有人家请去办红白喜事，他就连吹带唱，我也跟去唱，还可以赚点钱。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《贺后骂殿》这出戏。那时只要让我跟父亲去演戏，总是欢天喜地而去，日子还勉强凑合过去。但每年一到阴历六月，家里就难熬了，有钱的“票友”“歇伏”了，不看戏也不学戏了，这时只得把冬天的棉、皮衣，奶奶的手镯子、耳坠子都送进当铺去，当回钱来度穷日子；左盼右盼，盼到八月中秋开始又有活路了。秋季一到，有钱的老板开张了，这儿开个绸缎庄，那儿开个百货店，他们想看戏了，我父亲也就有了工作了。每天，一大早出去，晚上回来，打鼓打得两只手都肿了，赚了钱赶快把当铺里的东西再赎回来。旧社会的演员就是临时工，很多

艺人白天做生意、卖苦力、卖报纸……晚上去演戏，演戏才能拿到钱。演戏也得小心翼翼，不得有半点差错。上台误了场，老板就辞退你，如果头一天误场了，就得“出牙笏”，罚你一天的包银（即工资），这一天还得演，第二天误了，马上把靴包、彩裤都收了，不让演了，饭碗也就砸了，生活是没有保证的。

由于我处在这样的家庭中，只能跟着父亲学点东西。有时，父亲为我找上几个认识的朋友教给我一、两段戏，也只能是偶而为之，是请不起先生的。那时学一出戏是几两金子还外加上好的大烟土，每逢年节都得送厚礼。那时我多么想请一位老师教我，教我一些京路子的戏，太难了，想请名师学艺真比登天还难，只能做梦想而已。但我并没有为此而灰心，我和与我年龄相仿的一群小姐妹，自发地结合起来互教互学，学演京剧。我还跑到亚细亚杂技团去学前后跷、踩球等。还跟唱大鼓书艺人王春宝学一段“战长沙”，见什么、学什么。几个小姐妹漂着劲儿看谁起得早，看谁练的功夫多，那真是比赛练功，练功有瘾。愈练愈爱这一行。有时我也不管人家多大岁数，见了就叫叔叔大爷，我给他们洗衣服，就请他们教我耍耍刀、吊吊嗓子。日子一长，一块儿练功的小姐妹有的出去工作了，有的拜师演戏成角儿了，赵燕侠同志北上进京，拜了先生成了好角儿。就剩下我还在家“吃”我父亲呢！我沉不住气了，正式向我父亲提出：我要学戏，还要拜师，出家门去学戏。我父亲担心地说：“会吃的是戏饭，不会吃的是气饭。”让我三思而后行，这碗饭不是好“吃”的。父亲看我的决心是难以改变的，最后同意了我选择的这条路，并答应为我请师父，从此，我走上了京剧艺术道路。

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

一九四二年我已经十四岁了，在武汉才正式拜师学京剧。我

的师父是王英武，师娘是戴绮霞。师父是学短打武生的，武功基础好，训练时要求很严，尤其是对我的把子功抠得很死，一点都不许马虎。师娘是演花旦的，刀马旦的功底也过硬。那时京剧分两大派，一是京朝派，一是海派，我师父、师娘是江南人，属于海派。戏曲本身就有夸张，而海派更夸张一些；京朝派出自北京官庭，称之为京派也叫京路子。我的师父师娘比海派还更“海”一些。师父跑过杭州、嘉兴、湖州，象《舞台姐妹》就是反映南方一带戏曲界跑杭、嘉、湖生活的。我师娘嗓子差一些，但做功、武功、扮相很好，擅长表演。我的戏路宽、文武不挡是这二位启蒙老师给了我深刻的影响。由于我小时在家训练的基础及拜师后的努力学习，一年后，师父便让我登台演出了。当师娘上台演出时，我就以文、武小生配戏或是二路旦。那时不象北京演的正规讲究，没有准纲准词儿，演的是“条纲戏”，也叫幕表戏，也没有正规台词，一个演员说完另一个盖口（接词儿），不知前前后后，上了场都不知如何下场。当时武汉大舞台演出最红的是筱奎官的《济公活佛》，机关布景。我师父演的是《汉光武走南洋》、《血滴子》。师娘演的是《辛安驿》、《狄青招亲》、《马寡妇开店》、《红梅阁》等。他们演出我便注意看，用心背词儿，他们为了多赚点钱叫我白天练，晚上演。那时不讲艺术质量，只要能唱杂八凑地方小曲儿，就可以演。象《纺棉花》很多人一看就会，台词也极俗。我开始在天声舞台演个开锣《贺后骂殿》，《打奎驾》里来个宠妃、丫头，只要分配我角色，不管什么我都演，连娃娃生我也演，生、净、旗、报子、院子、龙套等等我都愿意演，我为了多演戏，背地里去找叔叔大爷学戏。记得当时演出戏码是《虹霓关》、《狄青招亲》、《纺棉花》。我一直扮演二路旦或是小武旦包金花，《蜈蚣庙》里演个张桂兰，还不让我演张妈，没资格，这是“当家”花旦演的。没多久让我演打泡戏《虹霓关》里的东方氏，不仅演主角儿，戏码排在倒数第二，可算压轴戏了。东方氏一身武艺，与丈夫辛文礼同镇虹霓关，丈夫死后，她挑出“替夫报仇”